

後村集卷之四十六

詩話

續集

朱氏感興詩第七章以唐經亂周史咎歐陽子卒章

曰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條萬古開群

蒙此一大議論通鑑綱目所為作也學者相承皆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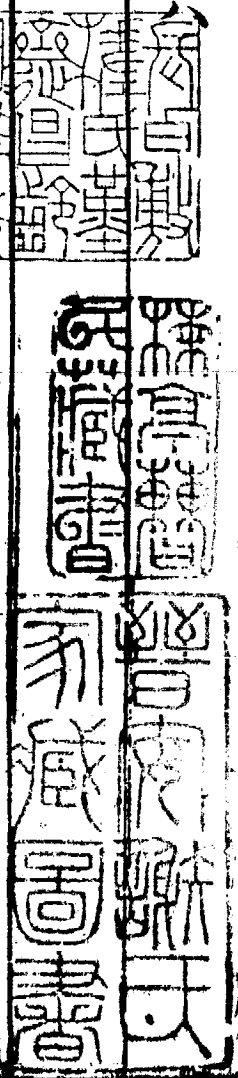
其說本于程氏而范氏朱氏發之其實未然按唐史

沈既濟傳云既濟吳人以宰相揚炎薦為史館修撰

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

為則天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

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



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間假臨大寶于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唐為周立七廟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序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老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吕后尚誰與執議者猶謂不可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中宗所在以統之曰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又

云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中宗上冊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宜入皇后傳題曰則天順聖武皇后議不行而止盖吳兢承遷固吕紀之誤歐公承兢武紀之誤中間有一沈既濟健論卓識照映千古盖乞削去武紀者既濟也引公在乾侯例書帝在房陵者亦既濟也其建此議在伊洛諸賢之先諸老先生非掩人之善者偶未之見耳已未二月十九夜偶讀沈傳時年七十三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楊雄以為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沉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鄱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

讓于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尔援引切而說不鑿可謂之善讀書矣君錫名師中苦學強記既登第遽棄官亦不求岳庙以終其身與趙昌甫友善南溪柴公序其文人物高勝升伯仲能季庸之兄伯紀之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古注云朝宜有君子而但聚小人韓嬰引晏子謂齊景公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出則賣君效利入則托君不罪乱法君又并覆而有之此社鼠之患也人有市酒甚美者至酸而不

售閭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甚猛人持器欲往狗輒迎而吃之所以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吃之此國之惡狗也此事與經文若不相涉而深有發明它多類此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昔宋桓司馬得罪于宋君出于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旬踐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

者我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能無憂乎韓引此

與列女傳織室女事大同小異

事解大夫跋涉我心則愛極有義味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傳此章

云孔子南游遠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

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

曰逢天之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欲飲則

飲何問婦人授觴梔之置之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

以告孔子抽琴去其軫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

于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

鄙之人也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抽絺

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于此有絺綌

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分

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乎子不早去有狂

夫守之者矣信如此言是此女能以禮自防而聖賢

乃再三設詞以挑試之此前世陋儒之說而韓氏取

之謬矣

晉文公亡里鳧須從盜文公資而亡重耳饒不能行

子推割股肉以食然後能行及反國國中多不附里

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曰子尚何面目來見

寡人也里鳧須曰臣饑竭君之資而君以饒罪至十

...

族然君試赦之罪與驂乘游于國中百姓見君不念
舊怨人自安矣文公從其計百姓皆曰里鳧頃且不
誅而驂乘吾何惧也事在封雍齒之前

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
羽事在李廣之前

卜商從衛君而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
我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

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簡子反朝服而見事在簡
相如之前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迴車避之

而勇士歸之事在勾踐揖怒蛙之前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才竭而短不能復進請

一休焉子曰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

子曰闔棺乃止語曰死而後已

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勇士之鋒端辨士之舌

端以上見韓詩外傳

東海有勇婦何慙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騰若流星
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曜素雪蒼天感精誠

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佻儷憤粲然大義明

北海李史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

志在列女籍妙帛何光榮按唐列女傳送此女子事亦無姓名賴太白詩以傳李史君必邕也

世謂謫仙眼空四海然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上李邕云宣父尤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則至尊宿之敬與侍郎叔游洞庭云三盃容小阮醉後發清狂獻當塗宰送叔陽冰云吾家有季父傑出聖代英則執子姪之恭集中與群送兄弟送甥姪多所称獎與郡縣小吏如何判官云夫子今管樂未知判官何如人而當此句崔司戶昆季云千金散義士四座無九賓欲折月中桂持為寒者薪必踈財好客者如崔

秋浦鄭溧陽皆比之陶令談少府劉少府皆比之梅生其于人情世法亦甚委曲未常以金閨之彥青雲之士自居杜公氣象亦如此

上哥舒大夫述德陳情一篇其詞甚褒是先與哥舒有還往矣及流夜郎贈江夏韋守叙亂離事則云幽閨壯帝居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千萬開門納堯渠直書其罪曾不少怨與杜老同

繫潯陽獄上崔相三詩末篇云縱為夢裡相隨去不
是襄王傾國人此言迫脅而行非其腹心上客而或
者注云此一首恐非上崔相者誤矣送王屋山人魏

萬五言云十三弄文史魏亦有酬李翰林一篇見李
集云宣父敬項橐林宗重黃生則魏之年甚少亦可
見謫仙忘年折節處魏詩高自稱道與任華同二人
敢與李杜倡酬其胆不可及矣

東武吟云白日在天高迴光燭微躬清切紫霄迥優
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一朝去金馬飄
落成飛蓬贈宗涉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
樓青蠅君臣忽行路二詩與杜公集賢亭詩如堵墻
覩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
傍之作悲壯畧同

古樂府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無羅敷前置辭使君
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
居上頭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是羅敷之夫亦五
馬矣共載之問何使君之佻易也豈亦寓言如金吾
子之類耶

謝惠連擣衣篇云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張籍殷
勤為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張文潛別來不見
身長短若比小郎衣更長之句皆本此

玉臺新詠如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如絃斷尤可
續心去景難留如城中皆半額非妾画眉長如怨黛

舒還歛啼粧拭更垂有唐人精思所不能及者
尹和靖詩僅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綠陰深處
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卿相第不及張
三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蕩為劫
灰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鴛乳
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家盡頭亦甚
佳

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
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十七歲不
兩年至從憲其峻擢以力拒偽齊亡命入蜀不專為

程氏高第之故

秦少游常謫處州後人摘柳邊沙外詞中語為鶯花
亭題詠甚多惟茵祭酒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
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
張天覺晚尤重釋老為華嚴閣醮籙會緇黃皆歸之
了翁以詩代書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
業地無媿即神仙天覺雖貴為宰相平生有愧多矣
若果如釋老之說留意其昇天成佛必在了翁之後
或言了翁詩末句不該佛然佛亦謂之金仙右山云稽
首西方仙
鶴相海外書稱其子詞翰陶商翁有別丁拱詩云風

霜慈母衣中線塵土先人壁後書珙乃鶴相之子必好學者

陶商翁五言如鳥鳴社旁樹盜發冢中金煉成丹竈在騎去鶴巢空鹿飲沙渾水猿飢菓落雲七言如將老未聞金作印師寒尤用鉄為衣山險不能留霸業水声惟解送年華道近可憐駑馬駿時平不見布衣雄之類皆可傳

朱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漢翁舡語意甚新不犯前人

屏山子魚詩云虐戲等剗孕淫刑真戮孥茶山食蜂兒云奪食已非義焚菓真不仁殺身緣底罪作俑定何人二詩可戒暴殄天物者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室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惔庾信沈宋王揚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錄姑摘其可存者于後

詠王昭君 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

張文

漢月正

南遠燕山直北寒

董思恭

獸踐冰霜域嗟為邊塞人思

送漠南獵一見漢家塵又云自嫁單于國長街漢掖

悲容顏日憔悴有甚画图時郭元振三首內一首已入詩選香山云愁苦辛

勤惟悴尽而今却似一雙淚滴黃河水應得東流入画面中之句本此

漢家王偃

舟行有返棹水去無還流沈佺期古離別暮暮望歸客依依

江上舡落潮尤有信去楫未知旋張繼望歸舟送別到中

流秋舡倚渡頭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祖詵長堵

落花滿空院野鶯啼楊帝歸蕩拂簾承花落開簾待燕

歸陳子良李小庾体玉淑花紅發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

並着採蓮舟崔國輔採蓮常聞浣紗女復有弄珠姬張怡

映花誰辨色隔樹不分香晁祖道詠屏風五侯新拜罷七貴

早朝歸江惣長安路書因計吏舡徐陵街芦處處落無有繫

書鴻張正見祇言花是雪不悟有春來蘇子卿落梅勝

之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楊帝春日成童子時變老

須史事劉册

詠古 君王無處所臺榭若平生王勃銅雀妓妾妬今應

改君恩昔不平張修之長門怨

閨情 雖是送來月東窗異昔時今宵一長夜應歛

幾人眉庾信閨人望月團扇舞新寵迴紋贈苦辛李金鈞全

出樹桑條半隱籬欲教見纖手攀取最高枝周弘正

那作商人婦愁雨復愁風張晁江扇掩將雛曲釵承

墜馬鬢張昌宗太平古調琴先覓愁容鏡獨知王遠

別退之所謂一夜千年尤不足徐陵自憐年正少渡倚

壻為郎崔顥王髮薄不勝花謝還恐裁縫罷無信達

交河南世小胆空房怯長眉滿鏡愁為傳兒女意不

用遠封侯常理古殺荷不斷藕憐心已復生梁陳在

家嬌小女卷幔愛花叢不畏羅衣濕折花風雨中張

容欲作勝花粧送郎索紅粉欲呈纖纖手送郎索

指鐶丁六娘

天室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

乃不為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許多佳句

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絕

無声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

店家女長篇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

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未云目緣苟合合萬里尤同鄉

運命儻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但木蘭始代父征戍

終潔身未歸仲卿妻死不事二夫二篇庶幾發乎情

性止乎禮義店家女則異是王姬兒雖蓬頭歷齒母

許壻之矣女慕鄭家郎裘馬之盛背母而奔之康成

卒章都無譏貶反云傳語王家子何為不自量豈詩

人之義哉

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記錄失實李仁父謂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又謂劉向司馬遷班固皆常見此書其後稍隱及盜發冢乃幸復出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三百三十暴于秦皇漢武矣狩禽虎二十有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麇十有六麕五十鹿三千五百有八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俘商室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非止于駁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尤疑漂杵之語前輩云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全書况汲冢書之類乎

商辛燔二女縊世謂太公蒙面以斬妲己非也柳子厚非國語災其誣且耄汲冢書云叔向使周見太子晉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請歸周之二邑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往見太子問荅往復師曠不能難稱善曰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吾聞汝人之年長短告也師曠對曰汝声清汗

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
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子晉異容有此理但
曠瞽而聰聲清听而知之火色瞽豈能辨豈非誣而
耄歟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為商王
事太學諸生為謹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
命元龜字陶帥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
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
或為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鱉御史新爭舜禹龜聞
者絕倒

石敏若絕句云來時萬縷弄輕黃去日飛毬滿路傍
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是一春忙

袁紹檄蓋德云贅閹遺醜徐敬業檄武氏云一杯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侯景檄湘東云項羽重瞳尚
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豈為赤縣所歸皆罵得毒矣
然操能全陳琳武后不怒駱賓王反謂宰相安得失
此人惟湘東竟殺王偉偉教侯景覆臺城餓武帝弒
簡文辱妃主萬死宜也湘東始悅其五百言佞詩而
欲活之及見一目之檄偉遂不免忘九廟之讎耻快
一身之喜怒安得令終乎

石曼卿詩惟籌筆驛詞翰俱妙人所傳誦及樂意相
 閑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為伊洛中人所稱
 他作苦不甚見晚得其集石徂徠作序稱其與穆參
 軍以古文自任而曼卿尤豪于詩石自序性懶有作
 不能錄早時解記數百篇過壯記益衰近幾盡廢有
 收百篇來者覽之或尚能識或如非已言久延能辨
 遂併近詩存三百篇藏之于家歐公尤重其人范公
 有鑿幽索秘破堅發竒高凌虹霓清出金石之評集
 中華山泰山嵩山五言長篇各一首筆力在薛能之
 上餘警句尚多五言云行人晚更急歸鳥夕無行樓

天寒河影淡山凍瀑聲微山寺水尽天不尽人在天
 尽頭高樓草白有時榮髮白不再好人生不如春髮
 白不如草贈別弋下失真鴻網細遺巨鷗送李庭芝風勁
 香逾遠天寒色更鮮秋天買不斷無意學金錢叢菊
 七言云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荷花獨
 步世無吳苑豔渾身天與漢宮香牡丹耻生湯武干
 戈域寧死唐虞揖遜區首陽山自注山在蒲舜都也汾河不斷天
 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寄尹師魯南朝文物尽清賢不事
 風流即放言三百年間却堪笑絕無人可定中原南朝
 中散向人踈懶甚步兵因酒過差多自諭皆清拔有

氣骨

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公以為
村學堂中語然辛章云未應嬌意急發亦怒春遲不
害為佳作也

沈相落職制云君人臨照百官蓋欲其精白以承休
德宰輔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緊予既老
之臣自喪不貪之室其還顯秩用厭師虞具官某頃
以藩條擢聞机政惟人求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
之均何風采不如治郡朕尤慮已日佇告猷精神強
而折衝未聞宏略血氣衰而戒得以減廉聲既已乖

鼎鼐之調始欲掛衣冠而却雖曲全于體貌乃荐致
于抨彈其鑄秘殿之華俾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
防嫌疑于未然貴臣抵辜尚遷就而為諱慨往愆之
莫揀期晚節以自全陳樞降官制未云為祈父之爪
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懷時于湖年未
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沈坐簋簋陳坐弊難而責兩
制尾聯皆妙益公行葉樞責詞亦精切然稍費詞矣
于湖詩若不逮認得然上丁齊宿云北來被髮車連
野東走乘桴浪接天汲汲兩宮常所食受膳歸去淚
如川與胡邦衡云夢了瓊崖身益壯煙銷金塢臭空

傳之作極佳

世宗欲相陶穀范質不可而止穀以為怨及建隆
質穀當制云十年居調燮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以
報前念范讀之泣下余謂穀徒知識玩范公而不知
禪文出于袖中乃變通之尤甚者况陳橋之歸范公
固常以大義責新朝然熙陵尚惜其父世宗一死
穀預為揖遜之詔與樊系作冊文何異藝祖之
不大用聖矣哉

信州道傍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極廣舊有詩牌云炎
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無一点雲六月騎驢來到

乎渴殺老參軍潘逍遙詩也而集迺不收徐斯
傳載其牡丹一絕而逸此詩徐家于信豈未之見耶
淵明有述酒詩自注云儀狄造杜康潤色之而終篇
無一字及酒山谷謂述酒一篇蓋闕此篇多不可解
韓子蒼曰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以後有感而作
至湯伯紀始反復詳攷以為零陵哀詩又謂淵明歸
田本避易代之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主裁國亡其
痛疾深矣雖不敢言而亦不可不言故若是夫辭之
庾也湯箋出然後一篇之義明其間如峽中納遺薰
未公練九齒之句又詠貧士云阮公見錢入即日棄

其官又云昔在黃子廉二事未詳出處子廉之名僅見三國志黃蓋傳清貧事無所考伯紀闕疑以質于余余亦不能解

徐斯遠絕句云紙衣竹几一蒲團閉戶然其自屈盤誦徹離騷二十五不知月落夜深寒水心稱斯遠有凍餓自守之樂非過也

姜堯章有平声滿江紅自叙云舊詞用仄韻多不叶律如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声方諧音律余欲以平韻為之久不能成因汎巢湖祝日得一席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為神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

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其詞云仙姥來時

政一望千頃翠瀾旌旗與亂雲俱下依約前山命駕

群龍金作軛相送諸娣玉為冠廟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五向夜

深風定悄無人聞佩環神奇處君試看真淮右阻江

南遣六丁雷電別守東閩應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

水走曹瞞又怎知人在小紅樓簾影間此闕佳甚惜

無能歌之者

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篇云登黃鶴之高樓兮欣徙倚而四顧何南望而獨愁兮有正平之遺處指垂堂而示戒兮何足以知君子之

度方黨禁之既解兮凜凜清議其尚存無罪而戮一
介兮衆必爭起而譟譟士尤恃此而不忍兮時亦直
情而徑行寧知嗾夫妄庸兮使之魚肉而甘心稽建
安之事勢兮魏甚苑而漢枯每不忍其綴旒兮思忠
憤之稍攄帷不擇其所發兮遂至于顛沛而濶踈當
其解衣而慢侮兮坐皆驚悸而失箸吾謂死于源陽
之參檣兮何預乎鸚鵡之一賦使英雄初無殺心兮
雖頗困苦而終赦惟此客以授我兮宜相與尸祝之
不暇兵在頸而追救兮柰何以此欺天下萬一僥倖
而脫身兮終亦無以自全北海仗正而孥戮兮德祖

以俊而銜冤三人者盖一体兮必且唇亡而齒寒嗟
繁城之佐命兮非不巧于自營挈四百之基祚兮與
一身孰為重輕來者滔滔如江水兮方攘臂而議先
生詆文華為浮薄兮至或以比乎盆成苟吾言之獲
信兮尤足以吐千古之不平二賦皆佳此篇乃其尤
所作有祭田橫墓文之意

鄉前輩柯夢得字東海一生苦吟有抱甕集古詩學
孟東野然稍僻晦有夢蝶絕句云一奄千年一轉机
奄未還是夢還非當時夢裡知為蝶便好穿花傍水
飛前人所未道也

後村集卷之四十六

後村集卷之四十七

詩話

續集

過秦論云陳涉鋤耰棘矜不銛于鉤戟長鎩誦戍之
衆非抗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其語本呂覽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
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孫
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鉏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
鈇利兵賈生可謂善融化者七發云出與入輦命曰
慶痿之机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
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其語亦本呂覽

後集
卷之七
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麗之机肥肉厚酒
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
之斧但增損一兩字尔此韓公所以有後皆視前公
相襲由漢至今用一律歟樊川阿房宮賦中間教語
特脫換揚敬之華山賦尔未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
也
反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死
朱氏謂雄乃屈原之罪人豈以羨新任莽為龍蛇乎
然雄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秦漢未遠
語多相犯

善孝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雞跖
足物莫不有長莫不有短善孝者假人之長以補其
短宗景文自名其集曰雞跖本此

句踐欲報吳大夫逢同諫曰鷲鳥將擊必匿其形呂
覽云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于卑
微隱蔽詞費于逢同矣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詩也小旻小宛二篇及孝
經互見呂覽以為出于周書誤矣高誘序云不韋以
其書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
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增損

慄相國畏其勢耳誤記小雅為周書而莫敢指摘則懸金何為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小雅詩四月篇也呂氏以為舜自作不知何所據或是誤引孟子

晉將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它士叔向歸曰鄭有人焉不可攻也按涉洧之章乃男女思怨相尔汝之辭子產謂晉不撫我豈無秦荆可事乎古人舉詩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皆類此

獨孤常州名及字至之遠遊賦略云馮東并以俯視識故國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覓舊山與喬木總依倚而明滅見伊川大道鞠為戎狄歷陽故人半作魚鱉曩之奔命于市朝者如紛紜飛馳講嘒嘒登躡翾躡宵翹陸離苦蟣虱之聚壞絮蜘蛛之乘遊絲吾乃今日識羣動之變態兮覓然倚長空而笑之亦既自得周覽未畢愴然形開萬象如失羣有儼以皆作百慮續其未歸乃宿昔之人寔始故時之喧卑向之俯仰欣戚無非妄者然後知吾之生也與妄俱生邪氣乘之萬緣合并為憂而患為虧而盈彼碌碌者自以為覓充飾妄以賈名甚佳內戎狄魚鱉數語與謫仙古風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沾草野

豺狼尽冠纓之語相類常州有送李白之曹南序可見同時厚善其文在蕭頴士李華之間

常州觀海篇云北登渤澥島迴首秦東門誰尸造化工鑿此天地源瀕洞吞百谷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迢遙蓬萊峰想像金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望日群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惟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雖高雅未及陳拾遺然氣拍雄渾與岑參高遠相上下

李華字遐叔山陽古城銘略云有漢之衰野鬪群龍地獸德人神助凶奸桀之雄為王為公名國大都于兵衝鳳凰嬰刃麒麟挂鋒刃勝者昌九州承風虞賓不保其躬宿昔卿士如駕如鴻沈沈將校如羆如熊于漢則貳于曹則忠山陽古城草沒苔封之日將昏狐狸橫縱戔戔首陽有洛之東狐竹二子德音無窮武王翦商不食而終矧臣篡君俛首求容義理長語亦壯浪不在吊戰場之下

漢唐皆有宦官之禍而唐之禍尤烈幽明皇殺張后憲宗劫僖昭讚汾陽西平族甘露宰相六族餓死十六宅諸王終于亡唐而後已前輩謂漢宦者與政

而唐使之典兵之故八司馬附麗任文固無足議但
謀奪官者兵柄使范希朝韓泰總統諸城鎮行營兵
馬边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中人大怒曰送其謀吾
屬必死其手嗟乎此豈任文之智所及哉八司馬多
雋才必有為画策者事雖不成與晁錯竇武陳蕃何
異而退之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羆天子自將非
它師一朝奪印付私黨凜凜朝士何能為嗚呼天子
安能不過付之中尉及覲軍容使尔以成敗論人世
俗不足責退之豪傑亦以天子自將北軍為是而奪
印為非耶

余有画山水四橫卷上各有五言一首其一曰高峰
桂層中遠水没平野當年居山客半是愛山者橋歌
欲沉崖路險不容馬慎勿夸世人政要知者寡其二
曰青山為誰高影壓三百里竹深已迷橋荷密半藏
水區區名利人坐瞑真可鄙慨想雲屋中恐是古君
子其三曰急雨冷梢溪寒煙曉橫塞茅堂來軒車中
有隱者在市朝一何有雲水兩無礙笑向塵世人不
知是何代其四曰通江石泉滑崩崖朝雪重牧兒心
苦飢牛寒挽不動誰人倚長松曾有九雲夢西風吹
屋倒一笑無與共後題画李叔班作不知為何人詩

後村集 卷四十七
則持約所書持約豈非顏氏邪

王黃州集第一篇訓种隱君百韻自叙出處甚謙云
長恐先生聞倚松成大喙其叙种隱節甚高累數十
韻退之于李渤不能過一种明逸耳未出山以黃州
之剛勁而尊敬之如此既出山如王嗣宗之麤鄙乃
得以陵暴之士其可不自重哉

本朝大臣多憐才好士如趙中令于王黃州王文正
于楊文公晏元獻于宗景文皆為翹材上客雖丁崖
州追仇萊公之黨亦不忍害大年呂文靖請歐尹隨
即收用至章蔡用事坡公始過海矣中令讓官表多

黃州之筆可見親密其挽中令云商山副使偏垂淚
未報當時國士知與幕府少年今白髮之句異矣
詩以体物驗工巧駱賓王詠挑燈杖云稟質非貪熱
焦心豈憚焚終知不自潤何用處脂膏語簡而味長
每欲徇此作數題未暇也

杜子美笑王楊盧駱文体輕薄然盧病梨賦未易貶
駁駱檄武氏多警策边夜有懷云城荒尤築怨碣數
尚銘功挽詩云青鳥新兆去白馬故人來亦佳句也
盧仝劉义以恠名家全集中有含曦上人一首云長
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渴讀即不渴飢讀即不飢

後漢書卷之七
鯨飲海水尽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叉集有范宗韓喜得劉先生詩云玉尺沉
埋久得之銘篆深楷磨露正色扣擊吐哀音二詩殆
與全义对壘

三國志帝魏而卑吳蜀說者謂陳壽蜀人仕屢見黜
父為諸葛所斃于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而然翁甫仲
山作蜀漢書以矯之游丞相極稱其書仲山亦求序
于余余觀其書大意是但書後主為安樂公欲以著
其不能負荷之罪復翁書云後主不能負荷史官自
貶抑之可也豈可目曹氏貶削之稱全傳山仙去其

論求竟後得庐陵貢士蕭常所作續後漢書大綱與
仲山同但蕭氏直名其書曰續後漢仲山尤加蜀字
耳蕭書後主為少帝按後主嗣位二十五年而後播
遷歿時已六十五似非少帝周丞相為蕭序此書謂
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容章望之著明統論以辨之
張南軒經世紀年直以先主繼獻帝而附魏吳于下
方又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為正魏為篡攷訂詳
備惜仲山游公皆未之見余亦近方見之

劉斯立病中詩云欲成蹇士賦應作羊人詩羊人當
是用習鑿齒事

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其情于李也數譴婦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改事其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適家于沈園坐間目成而已翁得年最高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画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鷺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尤吊遺蹤一泫然舊讀此詩不解其意後見曾溫伯言其詳溫伯名黯茶山孫受李于放翁韋蘇州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太守能為此言者鮮矣若放翁云身為野老已無責路

有流民終動心退士能為此言尤未之見也

蕭千巖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湏急漿不是趁前舡相隨不覓遠直到暮煙中恐嗔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玉臺休

三良事見于詩左傳皆云秦穆殺之以殉坡詩獨云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客從田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有人此說甚新後讀曹子建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生時共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乃知子建已有

此論

穀千駕不如養一馬

黃初中疑忌諸王黜削封爵名曰就國實同囚拘禁
斷還往來通親親表云臣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琴瑟罔極
之哀每四節之合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
子高談無所與發陳義無所與展未常不聞樂而拊
心臨觴而歎息也甚哀切

求自試表云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身錐刀之用使
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
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驟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
能禽權馘亮庶効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媿雖身分
蜀境首懸吳闕尤生之羊也甚悲壯

與揚德祖書略云詞賦小道子雲先朝執戟之臣尔
尤稱壯夫不為吾雖薄德位為藩侯庶幾建永世之
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詞賦為君子哉
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
得失定仁義之秉成一家之言雖未能歲之名山將
以傳之同好味其文勢駿壯退之荅崔立之書本此
曹仲雍表詞略云昔后稷在寒水鬪穀在楚澤依鳥
憑虎而無灾今文茵無寒水之慘羅幃綺帳暖于翔

鳥之翼幽房閑宇密于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鳥
虎之情文字麗密有如此者自三良以下皆見曹子建集

天台林憲字景思自號雪巢尤遂初序其集略云富
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所
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寔致
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
曉也誠齊演遂初之說為雪巢之詞云且吾與詩人
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
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
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曰子既無

遺力以取所靳無惧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
然則延之為君惜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
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
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二公可謂善謹矣

雪巢讀陶詩云吾觀陶淵明詩了不在言賦有如秦
和氣周行不停駐時與春為風融夷物華布未常見
用力萬物榮處處時與秋為月浩然無点注江山滋
清絕宇宙靡纖污乃知淵明詩本不在詩故邂逅吐
所有氣象隨所寓乞食不為拙華軒不為慕歸來不
為高折腰不為沮義皇平步趨無懷真雅素簡淡豈

能尽夸者謾馳步獨有無弦琴明明一斑露雖甚清
絕然太輕快集中長篇皆類此要須更曠括以韋柳
乃善

蕪城賦 板築雉堞之殷并幹烽櫓之勤岬若斷岸
矗似長雲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
五百餘載竟瓜割而豆分歌堂舞閣之基弋林釣渚
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煠滅光
沉響絕

園葵賦 仕非魯相有不拔之利宥惟二仲無逸馬
之憂若乃鄰老談稼女姬歸桑拂此葦席炊彼糝梁

甃壺援醯曲瓢卷漿乃羹乃淪堆鼎盈筐甘旨舊脆
滑柔芬芳消淋逐水潤胃調腸鮑明遠賦有思致然
太拘狹開拓不去畧存二賦于此詩工于賦押韻用
事往往切題岑參賈至輩句律多出于鮑然去康樂
地位尚遠登大雷岸與妹書六百餘字無一字及家
事皆迷道塗辛苦古今陳迹山夔水恠羈愁旅思僻
極典雅為集中佳作

燕公之文如榎木枝幹締

御名

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

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許公之
文如應鍾鼓鼓笙簧鐸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

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
 如雲如風有驅有虎闐然鼓之呼可畏也賈常侍之
 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于廊廟非法不言可以
 望為羽儀資以道義李貞外之文則如金鞞玉輦雕
 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体骨不飢獨孤常州之
 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電漢長松怪石傾倒豁豁然而
 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御鉄
 騎夜度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
 慎推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廡廡
 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

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颺激浪汗流不滯然
 而施于灌漑或爽于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山夜鴻華
 亭曉鶴嘹唳亦足驚听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故
 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没空碧崇蘭繁榮曜
 芳揚旌雖迅舉秀擢而能沛文絕景其它握珠璣奮
 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以上皇甫湜評唐十一家
 之文可與法帖所載梁武帝評三十四家書對觀
 出世篇云生當為大丈夫斷羈羅出泥涂四散號呶
 傲援無隅埋之深淵飄然上浮騎龍披青雲汎覽遊
 八區經太山絕巨海一長吁西摩月鏡東弄日珠上

始天之門直指帝所居群仙未迎塞天衢鳳凰鸞鳥
乘金輿音聲嘈嘈滿太虛昔飲珍食兮照庖厨食之
不飲飲不尽使人不阻復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
天姝當御者幾人百千為翻宛宛舒舒忽不自知支
消体化膏露明湛湛無色茵席濡俄而散漫斐然虛
無翕然復搏搏久而蘇精神如太陽霍然照清都四
支為琅玕五藏為璠璣顏如芙蓉頂如醍醐與天地
相終始浩漫為娛下顧人間溷糞蝇蛆混以軻雄自
擬然此篇放曠超軼軻雄不道也文字亦未及大人
賦隋唐人言語耳

閻庖之死金玉其墓黔婁之死首足不覆

皇甫

吳融詩阿對泉頭一布衣自註云阿對是揚伯起家
僮常引泉灌蔬

韓致光吳子華皆唐末詞臣位望通顯雖國盛主辱
而賦詠倡和不輟存于集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語如
感時傷事之作絕未之見當時公卿大臣往往皆如
此

蝟賦云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
虎不翅厥牛不齒尔今何功既角而尾

虎賦云西白而金其獸唯虎何彼列辰自龍而鼠善

人瘠譖人肥汝不食譖畏汝之飢

惡馬賦云彼騎而吃孰為其主彼芻而蹄孰為其圉
五里之堠十里之亭癯燥飢渴不擇重輕亭有晚吏

曝之為腊又毒其吏立死于櫪

已上三賦
見玉谿集

玉谿與陶進士書夫所謂博李宏詞者豈容易哉天
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興廢尽究矣皇王之道尽
識矣聖賢之文尽知矣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
物以上莫不開合此其可以當博李宏詞者耶恐尤
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問一事詰一物
小如毛甲而時脫有不能尽知者則是博李宏詞者

當其罪矣私自恐惧窘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
此人不堪抹去之大快樂曰此日後不能知得東西
左右亦不畏矣又云常自祝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
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其論激矣
前人記蔡京權重喜陶漕鄭可簡餽茶就封皮批進
修撰除運副遠相晚亦權重病起見二雞吐綬愛玩
久之問誰所致左右以宗少梁成大對亦就劄子批
除刑部侍郎人以為戲筆已而命下西山先生云其
權重于蔡氏耳

遠相當國久送官多由運而得端平初鶴山召對云

侍從之臣有獻納而無論思亦雅謹也

鄭谷送人下第云吾子雖云命鄉人懶讀書七言云
愁破方知酒有權皆有新意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
微詩至于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
唐人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近之

溫飛卿蘇武廟云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
年甲帳是武帝事丁年用李陵書丁年春使皓首而
歸之語頗有思致

南豐序南齊書云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唐虞之迹耶
併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
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曲阜行頴濱中書舍人制云在昔典謨訓告誓命之
文學者宗之以為大訓蓋當是詩豈獨網紀法度後
世有不能及哉至于言語侍從之臣皆聖人之徒亦
非後世之士所能髣髴也詞意全本南豐其家廷素
所講貫也

橫渠絕句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畝田四
十二年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又云兩山南北雨
冥冥四牖東西萬木青面似枯髯頭似雪後生誰與

屬遺經其清苦如此所以為一代儒宗

曹操欲使十吏就蔡琰寫邕遺書琰曰男女不親授
乞給帑筆真草惟命妻胡之恥豈不大于親授所謂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歟

義山孔明廟云玉壘經綸遠金刀曆數終誠齋徐孺
子墓云舊國已禾女荒阡尤石翁比山谷司馬寒如
灰禮樂卯金刀之句尤精確

義山善用事哭劉蕡云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弘自
應制科至謫死止以十字道尽

溫飛卿過韋籌草堂七言云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
尤作晉春秋林和靖五言云隱非秦甲子病著晉春
秋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

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廡其居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此謂魯生及孔子之後有絃誦于其間者
尔而疏云惧其神異乃止不壞誤矣高祖誅項籍引
兵圍魯魯諸儒尤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此豈亦
有神異耶解經如此豈不語怪神之義哉

半山擬寒山云我曾為牛馬見草豆欢喜又曾為女
人欢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
定應知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為已後有慈受

和尚者擬作云茲漢瞞淳漢淳漢惚不知茲漢做馭
子却被淳漢騎半山大手筆擬二十篇殆過之慈受
一僧尔所擬四十八篇亦逼真可喜也寒山詩麤言
細語皆精詣透徹所謂一死生齊彭殤者亦有絕工
緻者如城中婢娟女玉佩響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
月下彈長歌三日繞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
不耐寒殆不减齊梁人語此篇亦見山谷集豈谷喜
而筆之後人誤以入集歟

元康八年机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
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春始終者萬
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覩陳根而絕哭今傷心百年之際興衰無情之地意
者無乃知衰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夫日蝕由
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
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
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
而格乎上下者歲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藁
尔之士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衰志長筭屈于短
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替史之異闕景黔黎之

後村集卷之四十七
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
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謹言矣持姬
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我曩以
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死者無餘而得乎亡
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
密與又曰吾媿好妓人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六尺
牀張總帳朝脯設脯糈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
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

所得綬皆著箴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箴不能者兄
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
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乎愛有大而必失惡有
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
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于外物留
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于是遂憤懣而獻
吊云尔士衡此作詞簡而事甚備語絕而意愈新當
為魏晉間文章第一序勝于文武吊魏文

後村集卷之四十七

後村集卷之四十八

詩話 續集

放翁詩云藥來賊境靈何益米出胡奴死不炊上句用柳公綽事公綽節度山南東道有道士獻丹藥問送所來曰自荆門時米克融方叛公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藥而逐道士殆天為下句設此奇對

甲子七月讀唐書記時年七十八

楊雄集六卷四十三篇劇秦羨新之作存焉法言末云自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又曰其勤勞則過于阿衡此時莽尤未篡此語不過如今人稱頌權貴人

功德尔及莽既篡雄縱不能如許由洗耳魯連蹈海
然與龔勝同時莽使使者以印綬強起勝勝稱病篤
卧以手推去印綬勝兩子及門人進說云云勝曰吾
受漢家厚恩今年老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
見故君乎不食而死雄亦仕漢者莽篡不能去視勝
可愧死矣羨新之篇方且盛稱皇帝陛下配五帝冠
三五開闢以來未聞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龔舊二
為三以示罔極又自言有顛胸病恐先犬馬填溝壑
長恨黃泉故作此篇以獻余謂寧顛胸病死此文豈
可作孔氏書莽大夫楊雄卒當其罪矣而昌黎公
荆公涑水公皆推重或以配孟子何也

元后誅略云天之所廢人不敢支又云皇天眷命黃
虞之孫歷世運移屬在新聖又云漢廟黜廢移安定
公允累百韻按元后雖莽之姑然擲傳國璽缺其角
聞翟義起兵以為是見漢宗廟毀壞有怨言人心之
公不可磨滅如此雄士人也顧以賊莽為新聖以漢
廟黜廢為天之所壞乎

劉子政集二卷有九歎用騷體未有杖銘云歷危乘
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强有杖不任顛跌誰
恐有士不用害何足言諸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

已亦不可相扶必取任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
貴語簡而有味

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八而寡悅長
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死文君為誄傳于世

楊雄夢吐鳳凰而作大玄經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
春秋繫露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衾賀告人曰
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于是朝
廷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吳章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惟司

徒椽平陵曹敞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尸

目睨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故目睨則呪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
餽之蜘蛛集則放之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而長卿首尾溫麗枚
臯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
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典用相如

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成帝時人真自算
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壁
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

算慮脫有旨不敢告今果校一曰真又曰北邙青隴
上孤墳西四丈所鑿之入五尺吾欲葬此地及死往
掘得古時空榔遂以葬焉元理常送其友人陳廣漢
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
箸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八升七合又十餘
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書困門後出米
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有一鼠大堪一升東
困不差圭合元理後復過廣漢告以米數元理以手
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為取
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笑曰藟蔗二十五區收一千五

五三十六枚罇鴟三十七畝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
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鶩鴨皆道其數果蔬
肴菽悉知其所曰資業之廣何供饋福廣漢慙曰有
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厨中荔
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尽日為
欢

公孫弘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貧
解衣裳衣之釋所著冠屨與之又贈以生芻一束素
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遺之曰撲滿者以土為器以畜
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

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歎弘為高賀鄒長倩兩
故人所輕如此豈非曲李阿世有以納侮歟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為賦枚乘為
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公孫乘為月
賦羊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
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各五匹

自楊雄夢吐鳳以下皆見西京雜記葛洪所集也未
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
乙丙丁紀其卷數歎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詮次而
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已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

甲終癸為十秩秩十卷合為百卷試以此記較班固
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
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
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故
得尤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恐
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并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
故序之云耳

尹少稷詩若淡泊而有義味其庸醫行云南街醫工
門如市爭傳和扁生後世膏肓可為死可起无屑蓬
根尽珍劑月歲轉久術轉疎十醫九死一活無比市

醫工色潛動大字書牌要驚衆偏收棄藥與遺方
神丹亦無用實者為虛熱為寒幾因顛倒能全安
君不見形神愕然臥一室醫方爭工藥無必左手檢
方石顧金兩手雖殊皆劍戟似諷當時主和戰者聞
逆亮入寇律詩云本末飢飽非同鼎安得浮沉自一
舟又云異日是非慶史謬終身寒餓羨錢愚詞不迫
切而意獨至矣少稷及接呂居仁曾吉甫議論在山
中讀書二十年名論極重晚為大坡因符離之敗攻
張魏公父子以附和議遂為公議所貶甚可惜也頃
故人陶木仁父宰上饒余託仁父傳其集四冊詩居

其一

漢益州刺史朱公叔卒門人陳季圭議所謚宜曰忠
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
孟懿子衛之孫文公叔文皆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
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同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
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文曰
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
天子大夫得稱公其禮與同盟諸侯敵之文明也又
禮緣情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
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亦然足

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
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
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
尤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听周
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吉父賢老之稱也宗有正考父
曾有居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禮曰伯其父異
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公同禮天子諸侯咸用優
賢異亡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擇
一處焉斯不稱子而矣邕此議佳甚韓柳歐曾不能
加

邕集十卷太半為人作碑板如橋玄揚秉揚賜皆名
臣如朱公叔陳仲弓郭林宗范史雲姜肱皆名士至
于劉表胡廣之碑豈得無愧辭乎又有袁滂朱胡根
二銘滂朱太尉之孫司徒之子年十五死根陳留太
守之子七歲死二銘甚美幾于諛墓矣

周勰字巨勝汝南人再舉孝廉皆委之去梁冀專國
前後三辟不至後太尉司徒各再辟司空三辟察賢
良方正州舉茂才又公車特徵託疾杜門里巷無人
跡外廷生蓬蒿至延熹二年梁氏誅滅而勰卒國典
字叔則探綜曆數剖織入冥州郡禮命舉至孝莫之

能起李休字子材南陽宛人綜七經精羣經說辭察
變獨見前識古今疑義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
奪休尽剗判剝散幽闇昭爛郡署五官掾司空胡廣
以禮優請不至以上三人史逸
其事見邕集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飴詣金商
門引入崇德殿門惟中設都座中常侍育陽侯曹節
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劉寵龐訓北面楊公
南面日磾華邕颺西南面受詔書各一道尺一木板
草兩常侍又諭旨以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而各括囊莫肯尽忠規補闕故特密問勿依違
生疑諱皆再拜受詔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札邕
對颺墮雞化皆婦人于政所致乳母趙婕妤富侔于
帑藏丘墓踰于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永樂門史
崔玉依阻城社大為奸禍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
處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又言廷尉郭禧國之老成光
祿大夫橋玄方直前太尉劉寵忠實宜為謀主數見
訪問豈立朝持論可謂有所補益然詔問之時兩常
侍在都座之側乃不敢指言漢寺人亦太橫矣
為曹公祠橋公云使持節丞相冀州牧魏王操謹遣

潞州府志 卷四
掾再拜敬祠故太尉橋公公以懿德泛愛博容國念
明訓士思令模靈幽体翳邈哉晞矣幼以頑鄙之質
為大君子所顧允仲尼之稱顏淵季生之歎賈渡士
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要誓言徂逝之後路有
由徑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過三步腹痛勿恠
雖戲笑之言非至親篤好夫何肯如此辭懷舊雅願
潛然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
則致薄祠公其尚饗

董卓上書辭疾乞就國土群臣表卓上解國家播遷
之厄下拯兆民塗炭之禍黜廢頑凶援立聖哲謹案
漢書蕭何以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卿之上卓功績
侔伊霍宜以卓為相國位太在傳上帶履上
入朝不趨此表邕筆也然其罪薄于子雲

徐淵子賀周益公致仕啓云清朝無事元老辭榮謂
致仕當守禮經之常故再三上疏不為文具之
天子重違其意孤傳以華其歸喜見顏閔甚于撥
之日身居物外忘其為三公之尊解后遂得初
髮略無遺恨恭惟某官棲遲盛福俯仰太平開
賢留作國家之用啣盃樂聖退全明哲之身肯
在于懸與已聞冠掛于神武雖是翁嬰鑠皆意

復相使此老婆婆是負其平生二者豈可得兼萬
 有足是閑孝力難與婦謀昔蜀公年未至而貞
 潞公老已及而謀國逆其所好匪道之常又豈仕止
 合聖人之時出處全君子之致方尋同社共 餘年
 玩象戲于橘中焉知老至作龜巢于蓮上但
 某夙仰高風驚聞盛舉規終始之一節知壽 百
 年昔嗟林下之無人今喜山中之有相涼臺 益
 知綠野之清閑角扇長壺願備洪崖之酒掃淵子此
 作甚佳然為詩名所掩

淵子有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棄本此

公曾見石湖放翁誠齋一輩人又材氣飄逸記問精
 博警句巧对殆天造地設略不較人喉舌費人心

品在姜堯章諸人之上集中及晚作尤佳者昔已入
 絕句詩選今摘其警句于後曉梵魚出听夜禪石点

頭贈于 胃中着雲夢皮裡有陽秋 自作先生傳

誰為故吏碑挽錢 南上村坊酒眉尖野店茶 肩

成山聳因尋句眼作花昏為勘碑陳宣子 天寒不

知翠袖薄日煖但覓玉煙生水仙 黃四娘花空朶

朶謝三郎髻已蒼蒼燕 索醉寧傾問字酒忍飢不

取作碑錢 駒入隙来元不礙蠅鑽帑出定何妨閣

化成銀地佛應喜移下玉樓天不知雪 北風萬籟

自宮徵南日一軒直袴襦南但欲有衣存妓妾不

愁無帳列生徒明劉顯貴為天子友退之窮作相

君書王士穎以我本田家子驅車作長官政雖無

小異民却自相安靜或焚香坐閑因展画看庸人擾

之耳只道太和難 巢餘太古雪人有正始風頭如

雪絮白面作春桃紅題雪一鞭加尔膚萬日副吾

腹就令猛于虎何忍食子肉世無冷鑊湯邑尽活地

獄米老覓此身無一堪尚摩詩課樵衰髯亦

知庭院西風惡直為秋香不下簾秋一瓶儲粟一

囊錢兒李箕裘女紡塼更買小丘吾事畢勘書評画

了殘年 可憐玉雪不供愁似情詩翁

此君雖強項歲寒相對却風流梅竹中以 鼈笑

蝼蟻冠山戴粒合逍遙湖石 不識庐山孤負目不

食螃蟬狐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并行到九江吾事足

中壘兩佩飛霞 解 嘲攻墨守墨 通明殿不

夜城雪 三雅六經趙德莊送酒注刘表有酒爵三

錄或二經至五經境人不安人餉人以酒書云酒一

是方知 大官連檣十萬艘小官僅得一葉如漁舸其

中何所有白髮翁媪并兒曹赤脚婢三後執爨蒼頭

奴二前操篙玄真筆床間茶竈吏部酒杯兼蟹螯書
緘一箱半魚蟲盡束百軸成牛腰平鋪藻藉薦猫犬
贖買棗栗供猿猴新花鬻屈作姜木清酒蕩搖成濁
醪蓬低日覓中角折竈近時聞羨釜膝高驥正難望
鷄首緩進豈敢爭龍標全家窘拘嘆蹇跼長物屏當
隨週遭桑樞駟馬各是累人肝薇蕨俱成饗不須彼
此更相笑未必鬱林之石賢胡椒舟行

斷貪鞅解見縛環想宅絕迷道摧慢幢拔惑箭撒睡
蓋裂愛網 彌勒稱讚善財告諸仁者此長子者為
被四流漂泊者造大法舡為被見涯沒滿者立大法

橋為被癡暗昏迷者然大智燈為行生死曠野者開
示聖道為嬰煩惱重病者調和法藥為遭生老死苦
者飲以甘露令其安隱為入貪恚癡火者沃以定水
使得清涼 云何為菩薩究竟施佛子此菩薩假使
有無量衆生或有無眼或有無耳或無鼻舌手足未
至其所告菩薩言我身薄祐諸根殘缺惟願仁慈以
善方便捨已所有令我具足菩薩聞之即便施與假
使由此經阿僧祇劫諸根不具亦不心生一念悔惜
但自觀身逆初入胎不淨微形胞段諸根生老病死
又現此身無有真實無有慚愧非賢聖物臭穢不潔

骨節相持血肉所塗九死常流人所惡賤作是現已
不生一念愛着之心復作是念此身危脆無有堅固
我今云何而生戀著應以施彼充滿其願如我所作
以此開導一切衆生令于身心不生貪愛悉得成就
一切智身是名究竟施施譬如乘舡欲入大海未至
于海多用功力若至海已但隨風去不假人力以至
大海一日所行比于未至其未至時設經百歲亦不
能及 至微細罪生大怖畏 以忿恨風吹心識火
熾然不息凡所作業皆顛倒相 解脫長者告善財
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灑澤自心應

以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忍辱坦
蕩自心應以智證潔白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
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

十力照察自心以上見華嚴經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整
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
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郎君勲勞尤未報衛
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常汲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
首云魯直今已矣平此生作小詩六句亦無儂文叔
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獨于山谷在

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
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
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
稍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
易安父也文潛誌云長女能詩嫁趙明誠
文叔祭淇水文云惟先生自詩書以來載籍所記歷
代治亂也九流百氏凡一過目確不忘墜其發為文
章則泛而汪洋密而精緻修然高爽歛然沉毅驟肆
而穩忽紛而治絕馳者無遺影適淡者有餘味如金
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淡雲煙之變麀春物之穠

麗見之者不能定名夸之者不能髣髴筆勢略與淇
水相頽頽

詩精深可詠味初至象郡五言

云禪海環

國世人兩足遽欲窮吟

域心知禹分土未盡舜所步吾遷桂嶺身仰見斗
極升高臨大路郵傳數南北山川未時經草樹略已
識枝牀歸夢長鄉時行歷歷又云去日有近遠寒暑
乃不同手捉而喙飲嗜慾南北通是邦亦洙泗人可
牛與弓良知盡虛市妙質老耕農彼時張曲江此時
余襄公二子稍顯脫一洗凡馬空斯文隔裔土後生
昧華風閩 要常袞劍外須文翁又云秦扁不南游

醫方畧嵐瘴茅黃秋雨淫與瘡蓋同狀呪師烏能神
適市半扶杖吾欲養黃婆母壯子亦王妙藥只眼前
乞汝保無恙又云居近城南樓步月時散策小市早
收燈空山晚吹笛兒呼翁可歸恐我意慘戚送未堅
道念老去倦形役天卒相予休以南荒謫宴坐及此
時聊觀鼻端白絕句云步履江村霧雨寒竹間門巷
繫黃團尤嫌骯髒驚魚鳥父老相呼擁道看八尺方
牀織白簾含風漪裡睡管騰若無萬里還亭便是三
湘退院僧南遷後四六比向來兩制尤高簡精妙
曰狄仁傑何如曰粗覽經史薄酬文筆箴規切諫

風晚有錢癖和嶠之徒

魏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
李嶠有三戾性好崇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斷
人食肉衣錦性好行房憎人畜声色

唐儉事太宗甚蒙寵遇每食非儉至不食數年後特
憎之遣謂之曰更不須相見見即欲殺隋文帝重高
顏初甚愛後不願見見之則怒

薛師有巧性常入宮闈補闕王求禮上表曰太宗時
羅黑能彈琵琶遂闈為給使以教官人今陛下要懷
義入內臣請闈之庶宮闈不乱表寢不出

少府監裴匪舒奏賣苑中官馬糞歲得錢二十萬貫
劉仁軌曰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遂寢

宗楚客諂薛師釋迦重出觀音再生

尚書左丞張庶廉子利涉為懷州參軍刺史鄧暉曰
名父出如此物

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聯用魏為点鬼簿駱賓王

文好以數對號為算博士盧生之文古今繁繁文質

彬彬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為幽憂子以釋憤焉

李詳初為劍南一尉言刺史書考不平又曰請考使

即下筆曰怯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摠

考中下

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解書謝表及和御製皆

依附者為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之作而

易之竊名為首

逆韋詩什並上官昭容所製昭容上官儀孫女博涉

經史研精文筆班婕妤好左嬪無以如

賀蘭敏之為封東岳碑張昌齡所作也劉子書咸以

為劉勰所撰乃渤海劉晝所製晝無榮位博學有才

竊取其名人莫知也

進士章弘智詩君為河畔草逢春心刺生妾如臺上

鏡得照始分明同房常定宗改始字為轉字遂爭此
詩皆云我作博士羅道琮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
稱可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為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張苟兒愛偷文章時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
正一

駱賓王帝京篇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
冉阿殺胡人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無鬚者枉戮
梁武帝使喚搥頭師帝方與人棋欲殺一叟子應聲
曰殺却使出斬之棋罷喚師入使曰陛下令殺却臣
已殺訖帝歎師臨死何言曰師云貧道前身為沙彌

以鑿剗地誤斷一曲蟻今此報也帝流涕無及

民部尚書唐儉與太宗恭爭道上大怒出為漳州蓄
怒未洩謂尉遲敬德曰唐儉輕我我欲殺之卿為我
證驗有怨言指斥敬德唯唯明日對仗云云敬德頓
首曰臣實不聞頻問確定不移上怒碎玉珽于地奮
衣入良久索食引三品以上皆入宴上曰敬德今日
利益者各有三唐儉免枉死朕免枉殺敬德免曲從
三利也朕有怒過之美儉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
之譽三益也賞敬德一千段羣臣皆稱萬歲

魏元忠忤二張出為端州高要尉二張誅入為兵部

尚書中書令左右僕射不能渡直言古人有言妻子具則孝哀爵祿厚則忠衰

三狗俱用竟魏祚之陵夷五侯並封知漢圖之圯缺

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舉行劫羊付虎

未有出期縛鼠與猫終無脫日

酷吏

以上二十二則並見朝野僉載

左思白髮賦云星星白髮生于鬢垂雖非青蠅穢我

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

將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偏迫秋霜生而

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予觀

橘柚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戒子之手攝

子之鑷咨尔白髮現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

赫閭闔藹藹紫盧弱冠求仕童髻獻謨甘羅乘軫子

可剖符英英終賈高輪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

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娛甘羅自以辯

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

烏髻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

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尔白

髮事故有以尔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

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

變見歎孔子髮乃辭尽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

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後村集卷之四十八